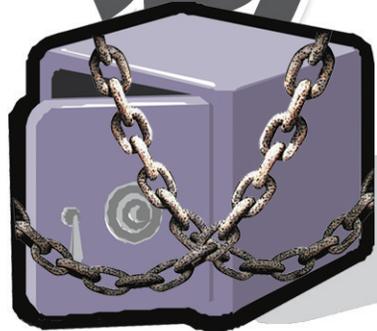


张学良帅府里的一张神秘收据

1931年9月18日,阵阵枪炮声过后,日军突破城垣,逼近张学良帅府。

大帅府经历了张氏父子两代近二十年的积蓄,府内有着数不清的金银珠宝,自然为日军所瞩目。占领沈阳的日军不等硝烟散尽,便急不可耐地冲进了大帅府。

秘密



金条、古玩遭浩劫

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,大帅府没有丝毫准备,帅府内二十年来的珍藏完全来不及转移,张氏父子多年积攒的家底轻易地落到日本人手里。据不完全统计,日军仅在帅府内抄走的金条就有20多箱,至少有56000两,另外还有银元40多箱,古玩字画无数。张学良晚年回忆说:“我从前没有别的嗜好,就是收藏字画。我有一幅字,王献之的。是我当年花三万块钱买的,现在这幅字,有人看见了,在日本横滨博物馆里。”

曾亲历了那场浩劫的边业银行员工

孙竟寰老人回忆说,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,边业银行刚刚从上海购进了一批黄金,数量达7000两之多。日军在占领大帅府的同时,也占领了张家的私家银行——边业银行。此后,这一批黄金便不翼而飞。另外,张家有许多贵重物品都存放在银行里,如张学良曾存放在银行的几个樟木箱子,里面全是唐伯虎等名人的字画,这些珍品也一并落入日本人手中。

关于张家财产的损失情况,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,当记者问张学良:“‘九·一八’事变后,

听说本庄繁将您所有的个人财物运去北京,送还给您,这是不是事实?”张学良说:“不是所有的财产,送来两列火车,他派一个人见我,我对那个人说,我绝不收。我说,我俩虽是朋友,但现在等于敌人。这样待我,等于羞辱我。我对本庄繁的人说,你把我的东西拿回去!不拿,我全在火车站烧了,后来,他们真的运回去了。”

整整两列火车的财物,仍不是张家全部财产,但就是这两列火车的财物也在返回沈阳途中,被沿途的日军抢劫一空。

神秘的保险柜

混乱中,一小队日本兵冲进了位于大青楼二楼的张学良卧室,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上了位于屋角的一个大保险柜。这个保险柜,完全是铸铁打造,柜门上上了一把硕大的锁头。一看到这个保险柜,几个日本兵欣喜若狂,这里是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卧室,保险柜

中一定锁着帅府内最贵重的宝贝。于是,日军一哄而上,一阵乱砸,将锁头撬开。当一个士兵颤抖着双手拉开柜门时,所有人都傻了眼,他们实在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。原来,偌大的保险柜里既没有古玩字画,也没有金银珠宝。仔细一看,才发现柜中一个角落里静卧

着一枚小小的银元和一张折了两折的信纸。

打开信纸后,发现它实际是一张收据,上面写有“收到现大洋五十万元整”的字样,署名是“赤冢、鹤见”,日期是“一九二九年九月”。这张普普通通的收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段故事呢?

张学良盯上床次

皇姑屯一声巨响,使张学良背负了对日本的不共戴天之仇。审时度势之后,张学良寄希望于“堡垒从内部攻破”。他的想法是,如果日本内阁换成亲华派或者和

平派,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缩小。所以,当日本在野党——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准备参加日本第十七届大选时,张学良就把心思用在了床次身

上。床次竹二郎,是跨越大正、昭和两代的日本政界实力人物。他做事雷厉风行,有铁腕之称。为了谋得大权,他曾多次转换政党,被人戏称为“政界梦游症患者”。

东窗事发 床次病故

年底,王家桢奉张学良之命,带钱赴日本与床次见面。王家桢遍访旧友,并与驻东京办事处人员审慎研究日本的政局。最后一致认为:政友本党这次获胜的几率小之又小,资助政友本党很可能竹篮打水,王家桢便把钱带回。

日本第十七届大选前夕,不肯放弃最后希望的张学良再次派王家桢到日本会晤床次。正如王家桢预料的那样,此次大选,政友本党与民政党均未获得预期的胜利,床次竹二郎仅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,床次企图组阁掌权的目的未能实现。张学良寄希望于日本更换内阁,从而改变对华政策的努力宣告失败。

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,支持床次,都是在秘密进行中,双方都采取了极谨慎的态度。努力失败以后,张学良为慎重起见,便将赤冢和鹤见写下的那张50万元的收据收藏于卧室的保险柜中了。

谁料想“九·一八”事变突发,一夜之间,大帅府为日军占领,根本来不及处理,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。这件收据被日军发现并上交,直至出现在日本内阁的会议上。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以叛国罪,将时为众议院议员的赤冢和鹤见逮捕,并在日本报纸上公开揭露此事。日本政界掀起一起轩然大波,闹得满城风雨。受此打击,不久,床次竹二郎病故,政友本党也从此一蹶不振。

据《辽沈晚报》

床次欲借款两千万

1928年11月,为推翻田中内阁,取得中国政界的支持,床次携手赤冢等人来华访问。他来到沈阳,希望得到张学良的资助。床次一行的到访受到张学良、杨宇霆(当时对日外交主要由杨主持)二人的隆重欢迎。

在与张、杨会谈中,床次极力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,表示要率领政友本党联络民政党,共同打倒田中义一领导的军阀内阁,组成政党内阁,届时他将出任内阁总理大臣。并且向张学良明确表示,一旦执政就将着手解决中日悬案问题,改善两国邦交。

床次的话深深打动了欲与日本和平发

展的张学良,他决定支持床次参加竞选。

1990年,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:“床次先生说,假如我能够执政,很愿意着手解决中日悬案。他说,现在要竞选政友会的总裁,没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我问他,你竞选总裁得要多少钱,他说,大约需要两千万,我说,我送你两千万。他说,这两千万我不能要,假如你借我两千万,将来我有力量时偿还你。后来就这样决定了。”

床次得到张学良的欣然应允后,并没有立即借款,而是约定待日后真正需要时再来提取。

惹麻烦的收据

1929年的初秋,竞选在即,床次便派他的心腹赤冢和鹤见来到沈阳筹集选举经费。

王家桢马上将与二人会谈的详细内容报告给张学良。张学良认为:“假如支援一笔竞选费,政友本党一旦能够在国会中取胜,将来组成内阁,日本政府将会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态度,以避免军事威胁或发生暴力,这是值得的。”张学良让王家桢代表其进行具体交涉,赤冢提

出:“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九十人,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,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,希望贵方负担三分之一。”此数折合中国大洋约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。

张学良听完王家桢的汇报后,为慎重起见,决定先支付其五十万元。赤冢、鹤见拿到钱后打了一张收条。这条收条就是后来惹下大麻烦的那个收据。

